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七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

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

宗實録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嘗言

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説却恐

是說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説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来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来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来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

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吕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来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

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以下論蘇氏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

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来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来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

丹可也後来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麽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麽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麽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别商量

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来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来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己煆煉得成甚次第来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贛上

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貢舉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黄輩挾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

有軀殻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髙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来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

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子由深有物作頴濵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来之邵等事皆不載了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

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上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

罷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以上語類十三條

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来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 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 而王氏支離穿鑿尤

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説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

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其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

亦不得揔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横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

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

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寵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来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獘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淩跨揚韓掩迹顔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

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

人之徒凡若此類若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

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

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答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

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葢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

答汪尚書

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其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其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

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

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黄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答呂伯恭

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顔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

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且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来書謂某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某則以為道一

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

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荅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某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

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来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

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

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説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

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吕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六條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様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以下論王

氏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説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没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説得

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来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目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判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繁碎而失

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以上語類六條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某因妄

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盖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横捭闔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

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来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

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来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

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後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録為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

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　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

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説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録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

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益特見聞億度之近似目顧乃挾以為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

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討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

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閒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閒樂亦未之言也若閒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

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獘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獘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吕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閞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

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

流而不可救閒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説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豪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

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髙
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
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
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
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
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閒
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
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

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獘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賔主之説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

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閒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説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

言者葢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

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葢欲布之海内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内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别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

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説合之其穿鑿舛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悞又以其説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

其小者如鶻鵃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閒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矛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大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

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閒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

至於如此而起自熈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户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歴考一時諸賢之論以

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録因鄒道鄉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璀談録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為實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

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讀兩陳諫議遺墨○文集

呂伯恭呂子約並門人附　陳君舉　陳同父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間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

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以下論呂伯恭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杲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淳錄作讀史來多而雜

所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

後讀史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

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且有太纎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説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説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

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

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以上語類十二條

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

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況某前説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呂伯恭

伯恭天資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 答呂伯恭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獘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翫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

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與張敬夫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答范伯崇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做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於子約别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此𦍑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

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强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

與劉子澄〇以上文集六條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是嘗荅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僅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

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 以下子約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以上語類二條）

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偽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為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

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答呂子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内重外之意氣象

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

語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呂子約

所諭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强實履為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鑽研勘

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叚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别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閒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

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塗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强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

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答吕子約○以上文集三條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説久之必至銷歇子静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説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門人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伯恭説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

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

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黄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

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

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髙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

服黄屋左纛葢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

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

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髙祖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

削鄉黨者相反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恰

如自家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

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

撰出許多説話如揑眼生花

鄭子上問昨日所説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

之名莫學顔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

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獘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横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以上語類

七條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

又謂其前番不合與林黄中陸子静諸人辯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葢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以下論陳君舉

問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葢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来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来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温公所

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温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温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温公如何做温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温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温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别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

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看溫公那時已自失於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来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来許多羣小不服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

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以上語類三條

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别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

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能無纎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来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懐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答陳君舉

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

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説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答劉公度○以上文集二條

説同父因謂吕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横論却不與他剖説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来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説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説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来與説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

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

以下論陳同父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

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

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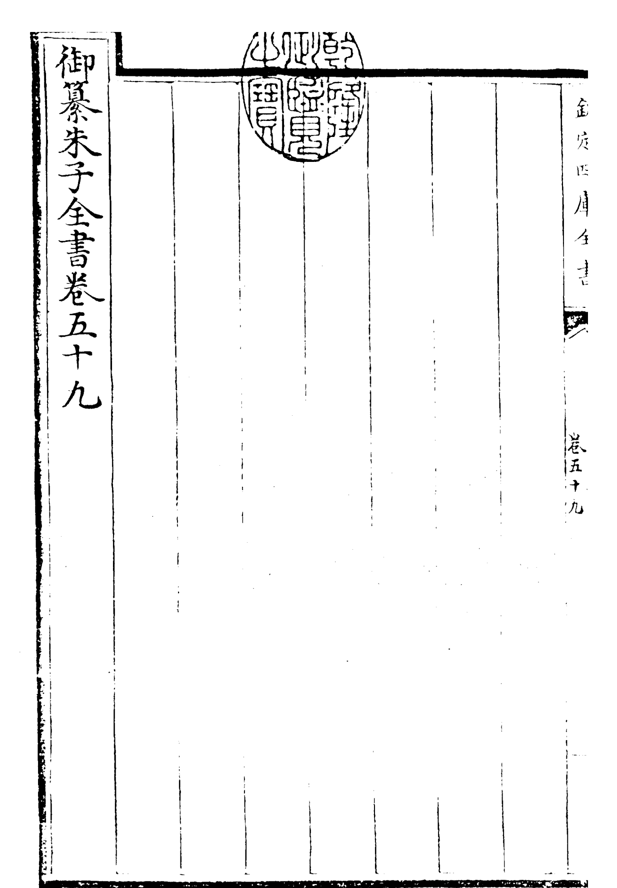
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
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
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
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
可畏以上語類六條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
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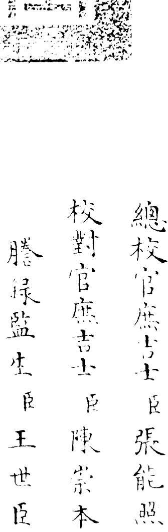
有也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歛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兹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

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顧以愚言思之紬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苟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贖䐡綴之罪然或有補於將来目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與陳同父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

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来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甞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甞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来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 答陳同父○以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

高也先生曰某舊閒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條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

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别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因說陸子静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静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滚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

其說雖詳多只恁滚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静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陸子静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

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閒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荅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令人亦無有

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

子靜常言顔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録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説話陸象山都不

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鬬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更無

禮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鋭然其退亦速

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

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

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以上語類十五條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

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答張敬夫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説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

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荅陸子靜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荅黄直卿

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

師說之誤持得子静近荅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

荅呂伯恭

子静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答呂伯恭

子静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

也（荅劉子澄）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荅陳膚仲）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

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答趙幾道○以上文集八條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録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

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以下

論釋氏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

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宋景文唐書賛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

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

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黙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汚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荅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

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説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説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説道理亦只是黄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

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説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説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閒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絶不講老佛之説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横説豎説如是張王没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

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别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説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

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

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絶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

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

此令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令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説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虚不實故要得超脱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

餓鬼只隨順有所脩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

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

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

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
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
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
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
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
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

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彜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竪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閒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

短强如此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荅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黙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

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絶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

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

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内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

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為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

不聞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

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會覽四家録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

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説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僴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

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

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

物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説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説誠有之但他説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説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縁習縁習是説宿縁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説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

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葢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以上語類三十五條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

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絶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令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閒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虚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

已及其中閒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

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麁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

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

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强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釋氏論下

宇宙之閒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閒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閒而其所以脩已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豪造作輕重之私焉是

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
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
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
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葢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
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閒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
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
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
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

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彛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

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葢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彛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葢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説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説而不滯於形

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旣不得其要領

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内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讀大紀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

得於斯耳答韓无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豪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閒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閒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

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

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

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閒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别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荅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

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

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緊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

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

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

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

也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

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

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

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録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歴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荅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豪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答李伯諫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揑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某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荅李伯諫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内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内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

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内外不備之意矣答李伯諫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某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亦著急守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

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答李伯諫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

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内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録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答李伯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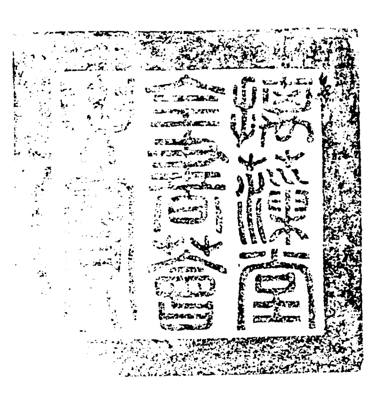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説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

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答李伯諫

有李伯諫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

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答張敬夫〇以上文集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